

当前国际宗派(主义)纷争解读

刘锦前

内容提要 宗派(主义)纷争是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行为利益体之间为达到自身的价值诉求而采取的一种集体偏好行为。宗派纷争按照其行为者目标的不同,可分为宗教宗派纷争、种族宗派纷争、政治宗派纷争等。宗派纷争对历史发展中的“和”与“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热点问题亦密切相关。以宗派纷争为研究切入点,有助于对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深入研究,也有助于对当前世界热点地区局势发展的评估以及为宗派活动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借鉴。

关键词 宗派(主义)纷争 团体利益 信仰 “和”与“争” 和谐世界

近几年来,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的恐怖爆炸事件不断出现,伊拉克境内什叶派、逊尼派相互间的派系冲突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地区哈马斯与法塔赫两大党派以及库尔德人之间有关政见、利益问题的矛盾持续不断,以塔利班为代表的极端组织与阿富汗中央政府的武装对抗难以停止,等等。这些事件表明,以“团体利益”为理念的宗派纷争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动荡与不稳定的源头,而且当前宗派纷争与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股恶势力的活动甚至已经出现某种聚合的状态。

实际上,宗派纷争活动古已有之,并且随着近代化过程中“民族觉醒”、“民族意识”的发展与“宗教至上”理念的交汇,宗派纷争活动呈现愈演愈烈的状态。20世纪特别是冷战时期,宗派纷争集中表现为以“宗教至上”为理念的教会诉求与以“民族自决”为理念的民族自治运动。冷战结束后,宗派纷争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回归,即以“团体利益”为核心、付诸暴力的活动呈现上升态势。本文侧重对与当前国际宗派纷争相关的问题进行总体上的评介,旨在抛砖引玉。

一、宗派纷争的界定

概念的界定与理解是研究宗派纷争的逻辑起点。然而,关于何谓宗派纷争,由于学者们的思路不同和视角差异,因而对宗派纷争定义的认识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只是到了近代,才出现了宗派及宗派纷争;也有学者认为,宗派纷争实际上是宗派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此外,国际社会也未就宗派纷争的定义达成共识。比如,根据剑桥高阶词典的语意解释,宗派指的是行为者非常坚定地支持一个特定团体或信仰,特别以一种不喜欢接受他人观点的方式进行活动。¹另外,宗派(主义)也指宗派主义者的一种精神状态或者是倾向,在信仰方面过分地专注于某一派别的行为。而《维基百科全书》则对宗派(主义)纷争活动的理念进行了如下描述:宗派纷争背后的宗派主义涉及的是关于行为体对某一派别、党派或宗教团体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它涉及的是

¹ 《剑桥高阶学习词典》(网络版),载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efine.asp?dict=CALD&key=71073&ph=on>

歧视、谴责或者通过暴力来对待不属于这一派别的人或行为体,这个术语经常被用来论及宗教冲突,包括不同信仰集团之间成员的冲突或者是同一信仰下的内部纷争,它也被经常用到政治层面,经常被用来形容一个布置紧密的政治团体或党派。¹ 苏联学者将宗派纷争归纳为宗派(А́тэизм)的反映论,宗派纷争者效忠于特定利益团体的行为,在不同宗派之间的冲突可视为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的矛盾。^④

当然,词典、词条中的解释自有它的范式局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宗派纷争存在及其复杂的情况,各个国家、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宗派纷争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理解角度的不同以及与现实利益的交织导致不同的人们在对待宗派纷争问题上不可能有划一的认识。例如哈特·尼森就认为,宗派纷争是一种经济行为,主要指的是来自生活下层弱势群体或者是乡村人们的个体行为偏好。^⑤ 而爱尔兰阿尔斯特大学的大卫·查斯教授则认为,宗派纷争集含了文化因素、种族因素和社会生活因素,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基础的看法和行为。他进一步指出:宗派纷争有各种表现形式,一个信仰集团可能为了自身发展而打压其他集团;一个派别的追随者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征服对手;有的时候一个派别会为摆脱自身经济压力而攻击对方;在有些时候,宗派纷争也表现为政治野心家为实现“抱负”而采取的一种极端行为。^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乌萨玛·马蒂斯博士则认为,宗派纷争是近代化的产物,在黎巴嫩 15 年的内战中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为精英贵族与下层普通民众就生活福利与权力分享方面的分歧进行相互斗争,实是为争夺民族国家权力的最高控制权。^⑦ 而穆罕默德·卡森扎曼教授则对巴基斯坦的宗派纷争发展情况,以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关系互动为例进行了深入研究,^⑧ 认为宗派纷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宗教团体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在涉及宗派问题的所有案例当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你们”与“我们”之间,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宗派纷争者或许会采取一种仇恨的方式或对外部组织的一种恐惧。在这种例子中,宗派纷争者并不需要一个强烈的宗教信仰的观念来支撑,而更多的是对某一组织的一种归属感的认同。宗派纷争者之间的冲突往往伴随着暴力,伴随着信仰上和政治上的一些瓜葛,比如在北爱尔兰地区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冲突;也涉及到不同思想流派和政治流派之间,比如穆斯林世界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而美国外交部对宗派纷争的理解更多的是与美国的外交利益相联系,面对伊拉克当前的困境,美国更多倾向于用宗派暴力来描述,认为它是派系利益与外来干预者的利益的一种博弈。^⑨

实际上,就宗派纷争的本质而言,乃是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如执政地位之争、领土主权之争、市场财富之争、控制与被控制之争,其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往往有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外部势力的插手以及内部掌权阶层的特殊考虑在共同起作用,有的是是非分明,有的各有对错,不是简单可以了断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各类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常常伴随着宗派纷争;而许多宗派冲突的发生,其深层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通常而言,宗派纷争往往被

¹ 《维基百科全书》(网络版),载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ctarianism>.

^④ Vladimir Zorin, “Religious Extremism and Sectarian Outbreak in Russia”, *Article of PRAVDA, Russia*, 2008 11. 22.

^⑤ Hart M. Nelsen, “Sectarianism, World View, and Anomie”, *Social Forces*, vol 51, no 2, Dec., 1972, pp 226–233.

^⑥ David Cairns, “The Object of Sectarianism: The Material Reality of Sectarianism in Ulster Loyalism”,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6, no 3, Sep., 2000, pp 437–452.

^⑦ Ussama Makdisi, “Reconstructing the Nation – State: The Modernity of Sectarianism in Lebanon”, *Middle East Report*, no 200,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Jul., 1996, pp 23–26 30.

^⑧ Muhammad Qasim Zaman, “Sectarianism in Pakistan: The Radicalization of Shi'i and Sunni Identitie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2, no 3, Jul., 1998, pp 689–716.

^⑨ Dan Darling, “Sectarianism, Violence, and the Future of Iraq”, <http://analysis.threatswatch.org/2006/03/sectarianism-violence-and-the-pres-bushs-speech-victory-in-iraq>,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2006-12/11/content_755336.htm.

抽象化,更多的被理解为教条主义和呆板主义,其顽固性、情感的脆弱性是其外在表现。本文认为,宗派纷争是指行为利益体之间为达到自身的价值诉求而采取的一种集体偏好行为,旨在维护或者吸引壮大自身团体的利益体系。

二、宗派纷争的类别与派系

根据行为体的组成以及行为目的不同,宗派纷争可以分为宗教宗派纷争、种族或族群宗派纷争、政治宗派纷争等。不管派系之间如何竞争,宗派纷争总会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形式。

1. 宗教宗派纷争。宗教宗派纷争在宗派纷争发展的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从历史上看,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新教徒往往被当作异端而受迫害。例如,在法国新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新教中的一支胡格诺宗直到亨利四世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后,才得以在法律上享受平等地位。在西班牙,对新教徒的迫害还包括对犹太人和摩尔人的清洗。同样,在一些新教徒占多数的地方,也有很多天主教徒被迫害的例子;而在一些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里,通常以天主教徒与国外的权力相联系为借口,以间谍罪将天主教教徒加以迫害;有时天主教被用作专制和歧视的代名词,而这样做进一步导致了冲突。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天主教扩张时,在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剥夺了选举权,不允许从事政治工作和购买土地。当今世界,专断和歧视依然在很多地方保留下来了,比如在英国西苏格兰地区,特别是在有爱尔兰血统的人之间,天主教徒和新教之间的宗派纷争表现明显,并且爱尔兰移民将这种冲突带到了其他的土地上,包括纽芬兰岛、加拿大的马里特省、纽约州、安大略湖、利物浦和其他一些地区。¹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在美国,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现在就出现了和平共处的局面。

2 种族或族群宗派纷争。在印度半岛,宗派纷争更多地表现为地方自治主义,最明显地表现在印度人和穆斯林两大社区之间,也表现在印度人的印度教与锡克人的锡克教之间。而自治主义往往演变为经济自治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它涉及到了极端宗派纷争的社区,例如发生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僧加罗人和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冲突就有着宗派纷争的影子。在巴基斯坦,宗派暴力活动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不时地发生。在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执政时期,宗派纷争活动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地区达到顶点。此外,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冲突主要表现在南斯拉夫爆发的严重宗派冲突上:克罗地亚人多数是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人和马其顿人属于东正教徒,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属于穆斯林,族群与信仰上的不同导致了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南斯拉夫内战”就是其缩影。客观地讲,在西部非洲特别是尼日利亚,也存在着穆斯林的阿拉伯人和基督教的尼日利亚人之间的严重的派系暴力冲突。

3 政治宗派纷争。政治宗派纷争不同于宗教宗派纷争,是因为它们更多地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而在执政模式与政治党派利益上产生分歧,比如在对待世袭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宗教在政治中的定位等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在政治层面,宗派纷争往往被理解为政治走向趋向阴谋的极端一派。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很多的政治迫害就是进行宗派清洗,如上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而在黎巴嫩发生的宗派纷争,主要是因为各派在分享政治权力方面没有达成妥协而引发的。1943年的《国民公约》给予基督教马龙派比其他群体更多的权力,尽管《塔伊夫协定》结束了内战,但权力一直被分割,这也是今天黎巴嫩政局依然动荡的原因。

¹ Keith O'Connell "Northern Ireland: A Struggle to Co-Exist - Research on 'the Troubles' in Northern Ireland", Outreachworld Organization, Aug., 2007.

三、宗派纷争产生的根源

宗派纷争活动给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种灾难。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从微观上进行分析,认为民族矛盾和种族冲突是宗派纷争猖獗的主要导火索,其中也包括在宗教上的对立与历史宿怨。宗教极端思想泛滥是宗派纷争恶性膨胀的现实原因。还有一种观点是从宏观上进行考察,认为宗派纷争的泛滥是当代民族、种族和宗教矛盾尖锐冲突的产物;是二战后残酷激烈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孕育的一个怪胎;是当代国际关系中各种利益之间尖锐矛盾和斗争的反映。也有人融合了前两种看法,认为从根本上说,国内、国际各种矛盾的尖锐化或畸形化才是宗派纷争产生的真正根源与主要原因。¹

笔者认为,宗派纷争的滋生、泛滥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并造成阶层矛盾激化、地区经济落后或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宗教矛盾及宗教矛盾的政治化、政治矛盾宗教化,以及种族歧视、移民与难民问题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的角度审视这一现象,提出了新的看法。有的学者提出,宗派纷争者进行宗派活动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从逻辑上讲,宗派纷争大多是强者压迫弱者的产物;从社会原因上讲,宗派纷争者通常对一个社会抱有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以及文化偏好(与恐怖主义有很多共同点);从心理原因上讲,宗派纷争者因为对自身生活与成就不满而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即认为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献身于宗派纷争活动,当今伊拉克什叶派与逊尼派武装分子的争斗就是典型的例子。另外,有学者指出,美国对伊拉克宗派纷争的盛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和军事目的,采取了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政策,加紧利用伊拉克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来试图消灭异己,特别是打击“反美武装”,扶植亲美派势力,而这又引发了伊拉克“爱国”派系的反弹。有的学者则认为,伊拉克战后宗派纷争泛滥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占领为宗派纷争的泛滥提供了土壤。在战后的伊拉克,传统的集权被一种新的、尚未定型的格局所取代,新仇旧恨交织,敌、我、友概念早已模糊不清,爱国与自身派系利益的界定混为一谈,各派都在调整自己与各方的关系,宗派纷争与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使得伊拉克局势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境地。^④

诚然,宗派纷争产生原因与宗教复兴派系运动产生原因是不能并论的,因为前者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后者是各族派系的发展与复兴,是传统礼教的外延和自我保护与繁衍的推动力。尽管二者都反对与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所称的有别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相对主义、本我主义和消费主义,但总体上说,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正如亨廷顿所评论的,它们接受现代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不可避免性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它们“不能接受它们已被西方化的观点”。^④

笔者认为,殖民主义的发展对宗派纷争的发展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举例来说,欧洲殖民者的入侵特别是18世纪以后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了民族的利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逐渐联合,特别是在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两大宗教的信徒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国殖民者,沉重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被镇压之后,英国人对印度教徒

¹ Jason Larson “Globalization and Violent Ethnic Conflicts: Interactions and Effec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almer House Hilton, Chicago, Illinois, Apr. 20, 2006.

^④ 刘锦前:《伊拉克困局矛盾出在哪?》,载《解放日报》2007年5月3日。

^④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88—101页。

和穆斯林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殖民统治仍心有余悸。他们认识到,只有离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关系,使两者处于分裂状态,才能维护自身的统治。从那时起,英国人便公开宣传对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①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时,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防止印度革命的爆发,避免自身势力被印度人民赶出南亚次大陆,就利用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宿怨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于1947年6月3日出台印度独立方案,史称“蒙巴顿方案”。^②根据这一方案,印度居民被按照宗教信仰分属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斯坦国家和以伊斯兰教徒为主的巴基斯坦这两个实行分治的自治领。

综观世界民族发展史,宗派问题不仅仅是领土争端、宗教冲突问题,它还与民族认同、民族独立等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有人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审视,认为近代的宗派纷争是全球化发展的伴生物,全球化在创造根除宗派纷争条件的同时,也刺激了现代宗派纷争的泛滥。全球化不仅为宗派纷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和技术条件,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激发了近代宗派纷争的发展。种族主义和地区冲突的发生则强化了近代宗派纷争的反全球化倾向。^③此外,在研究宗派与社会的关系时,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社会冲突中宗派纷争是一个独立的因素,即不必把它视为其他经济、政治问题的反映,宗派问题自身就可以引发重大的社会动荡。在“文明冲突理论”中就隐含着这一论点。

四、宗派纷争研究的新发展

在当今世界上,宗派纷争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在封闭化与网络化并存、行为目标的神圣化与野蛮化并存的条件下,宗派纷争的发展呈现出网络化与地区化相交织的特点。宗派纷争的新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对宗派纷争的研究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历史上宗派纷争的实证研究在进一步加强,出版了大量著作。比如对奥斯曼帝国时期黎巴嫩宗派纷争发展情况的研究(侧重文化、权力因素),^④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土耳其近年来最严重的少数民族争端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⑤此外,对印度、巴基斯坦宗派纷争的研究,对爱尔兰宗派纷争历史的研究,对罗马天主教徒与新教之间关系的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其二,研究的实用性更强。以印度的宗派纷争研究为例,印度曾是一个种姓制度盛行的国家,在当代的印度,种姓制度仍不时地反映在各个领域,即使是在学校的教育中也存在不同层次的区分,比如对婆罗门和刹地利的分析、介绍,就认为不同层次的人在面貌上有所不同。在当代印度社会中,以族群阶层为根基的歧视无所不在,比如在绘画中就有关于不同阶层人员相貌特征的区

^① 林承节:《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② 李植、高明振、唐希中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③ Klesner Joseph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re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nual Convention, Hilton Chicago, Chicago, IL, USA, Feb. 28, 2007.

^④ Ussama Makdisi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⑤ 普遍观点认为,土耳其少数民族宗派是否会成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多寡。在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群中,库尔德人有1500万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等的数量都只约有几万人。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立场最极端的库尔德人希望联合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的同胞,共同建立名为“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国家,但这一构想显然会触动土国政府最敏感的神经;较温和的库尔德人则希望获得用母语授课、广播等方面的自由,土耳其当局也正在缓慢地实现他们的梦想。详见“The Wrongs and Rights of Minorities”, *The Economist*, March 19, 2005, pp. 8-10.

分。¹ 从表现形式上看,当代宗派问题的恐怖色彩十分突出,恐怖主义日益成为民族-宗教各派别极端势力用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惯用手段。例如,近年来在菲律宾、斐济、泰国、克什米尔、车臣、科索沃、西班牙、瑞士、塞拉利昂、也门等地都出现了令世人震惊的恐怖暴力事件,造成严重的后果。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相关部门、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很多学者就宗派纷争与三股恶势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④

其三,研究队伍日渐扩大,且对宗派活动的解析日渐成熟。以往对宗派纷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深受宗派纷争困扰的国家,研究者也因受地域或者生活背景的限制而常常只对自己国家的宗派活动予以关注与研究。而且,不同的年龄层在对宗派的关注度上是不同的,相比较而言,年龄较大的人对宗派的关注度要高些。就东、西方学者对宗派的研究而言,从事相关研究的西方学者人数较多且深度要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宗派纷争也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宗派活动的国际化导致了研究队伍日渐国际化。基于宗派纷争产生的原因及各个国家的情况不同,在具体评析宗派纷争时不再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衡量,对宗派纷争的解析日渐成熟。当前的宗派冲突,以伊拉克为例,逊尼派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是最主要的参与暴力的行为体,但是冲突的影响往往超越了单一派系的范围。伊朗一直被猜疑为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提供帮助。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和沙特国王在2006年底交谈时,沙特国王表示如果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那么沙特将被迫支持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⑤ 伊拉克逊尼派宣称国内什叶派是想建立一个伊朗模式的专制政权。问题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势力被卷入了这两大信仰集团之间的争斗,尽管库尔德人因非阿拉伯属性而遭到排斥。^¼

伊拉克境内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报复,民族间的互不信任使伊拉克局势持续动荡。伊拉克未来的希望在于实现民族和解与建立法治国家。“如果伊拉克要想实现稳定,就必须在伊各种政治势力和宗教派别之间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首先,要通过民族和解让所有的伊拉克人统一起来;其次,要建立一个脱离宗教的世俗性的伊拉克(政府),超越所有教派和种族,不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库尔德人,不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½ 然而,目前伊拉克政府一直拒绝与前政权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原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解,而该党曾统治伊拉克长达35年,现在仍拥有很多支持者。伊拉克教派矛盾激化既由于历史积怨,也由于利益纠葛。虽然2006年6月25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在议会公布了包括设立“和解与民族对话委员会、赦免被关押者”等24点的民族和解计划,并且该方案也可算是战后伊拉克当局推出的最全面的国家治理方案,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伊拉克是由英国拼组而成的不成熟国家,历经了英国统治、费萨尔王朝和复兴党多个时期的伊拉克始终未能将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整合为统一的“伊拉克民族”。尤其是在萨达姆执政时期,伊拉克政府倚重逊尼派穆斯林、打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做法,使教派间的积怨日深。从现实的角度看,当前伊拉克三派之间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利益大相径庭,它们在修宪、联邦制和石油分配等问题上的矛盾始终未能调和。因此,伊拉克的教派矛

¹ K. de B. Codrington, “The Archaeology of Indian Sectarianism”, *Man*, vol. 30 May, 1930, pp. 84–86.

^④ 邓浩:《民族宗教问题新动向》,载《人民日报》2000年12月7日,第7版。

^⑤ CNN, “Official: Saudis to back Sunnis if U.S. Leaves Iraq”, December 12, 2006, http://www.cnn.com/2006/WWW/012/13/saudi_sunni/index.html.

^¼ “U.S. Exit may Lead to Iraqi Civil War”, November 19, 2003, <http://www.snh.com.au/articles/2003/11/18/1069027122315.htm?oneclick=true>

^½ 纳比勒·扎基:《实现民族和解和建立法治国家是伊拉克实现稳定的唯一途径》,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 2009年4月28日。

盾已经转化为一种结构性难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¹而类似的纷争在伊拉克的邻国如科威特、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同样存在。这些情况说明,动荡的局势更易导致极端主义、激进主义、恐怖主义的共生和活动泛滥。

五、宗派纷争研究的展望

在概述国际上有关宗派纷争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国内对宗派纷争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主要表现为:对宗派纷争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多,力量分散;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不仅对国际宗派纷争的定义、类型等宏观方面分析的文章不多,而且实证案例研究的文章亦很少,有关反宗派纷争的法理性研究文章更显稀少。笔者认为,对宗派纷争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深入:

1 宗派纷争研究需要拓宽研究视角。历史与现实表明,宗派纷争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民族实际利益的冲突,以宗派形式表现出来的民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并不是孤立的。实际上,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宗派问题总是与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历史上的民族宿怨纠缠在一起。这就要求从事宗派纷争研究的学者要有宽广的视野,不仅要具备历史学、民族学的素养,而且应懂得民族问题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做到谨慎地、细心地去深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2 宗派纷争跟踪研究需要加强。宗派认同在具有凝聚作用的同时,又具有排斥作用。对于宗派内部的开明人士而言,他们在认同本宗派的同时,并不对本宗派以外的人士持拒绝和排斥态度,这表明他们内心深处的宽容与豁达。宗派纷争中的极端分子则不同,他们会以狭隘的民族利益来划线,对外持排斥态度。这在他们的社会行为、政治行为中充分表现出来。他们极力排斥其他派系的追随者。特别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可以完全不顾后果,甚至铤而走险、滥杀无辜。因此,研究者要具体分析宗派纷争的性质,对不同的宗派纷争分子进行具体分析,以便加以区别对待和治理。通过个案和比较研究密切跟踪其他国家宗派纷争的新动向,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的相关领域研究,而且能为我国宗派纷争的治理和建立反宗派机制提供有益的借鉴。

3 对跨国宗派纷争要引起重视。宗派纷争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它所造成的危害是极其明显的,有时甚至造成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对立与危机。如高加索地区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目前高加索地区的安全环境仍处于非常恶劣的时期,因为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发生的车臣危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以及阿布哈兹地区危机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政府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采取的立场进一步加剧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加之民族派别的斗争与杀戮的阴影,使得国际社会长达十多年的斡旋工作未能奏效。尽管阻碍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危机得以有效解决的因素很多,但该危机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事实说明,一个国家的努力难以解决宗派纷争问题,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跨国宗派纷争研究提供了研究领域,跨国宗派纷争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

4 应注意对非政府组织介入解决宗派纷争问题进行研究。自联合国确立与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框架以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行为主体或除经济、政治外的“第三种力量”。冷战后,世界上民族、宗教问题频发,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凭借自身的“公益性”和“独立性”优势参与或支持了多宗派间争议的解许,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在存在一定数量穆斯林的乌克兰,成立于1997年的乌克兰全社会公民非政府组

¹ 田文林:《和解计划难治伊拉克“慢性病”》,载《新京报》,2006年7月2日。

织联合会“乌克兰社会组织联盟”(A ma id)为了提高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而开展了伊斯兰文明教育运动。2006年5月,该联盟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市文化宫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场伊斯兰知识研讨会,由伊斯兰专家就相关知识作解答。2006年6月12日,在基辅附近的文化古城卢甘斯克还举行了专家研讨会,专题讨论先知穆罕默德的圣人品性和历史成就。可以说,在东正教居于主导地位的乌克兰,由非政府组织发起进行的伊斯兰宣传教育,既是对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推广,¹也有助于增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又如,2006年10月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六大宗教领袖第一次联手为社会和谐共同祈愿,就是由马来西亚23个非政府组织联办的。这次祈愿活动得到了该国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共同响应,表达了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望。^④由此可以看到,非政府组织依靠自身优势,是能够在增强不同群体互信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因此,如何使非政府组织在化解宗派纷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有着深刻政治背景的非政府组织打着“人权”、“民主”的幌子,介入他国的宗派纷争,使宗派纷争愈演愈烈,这是需要引起高度警觉的。

总之,当今国际社会的宗派纷争并不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对其复杂性、严重性、长期性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宗派纷争既有国际性,又有区域性。不同区域的宗派纷争有某些共性,开展反宗派纷争的地区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bstract Sectarian strife is a behavior of collective preference taken by interest groups to achieve their value pro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ectarian strife can be divided into religious, racial, and political ones in terms of the objectives of interest groups. Sectarian strife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peace and war in history, and still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mporary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Taking sectarian strife as a point of entry, we can not only do an in-depth study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ethnic separatism, and religious extremism, but also use it as reference to assess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s in hotspots and contain sectarian activities as well.

(刘锦前,研究实习员,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上海,200020)

[责任编辑:吴家多]

¹ Bassouniel- Wakil: IDL Staff “Islam Introduced to Ukrainian Intelligentsia”, , <http://www.islamonline.net/English/News/2006-06/12/05.shtml>

^④ 台湾《慈悲周讯》2006年10月23日,第108期。